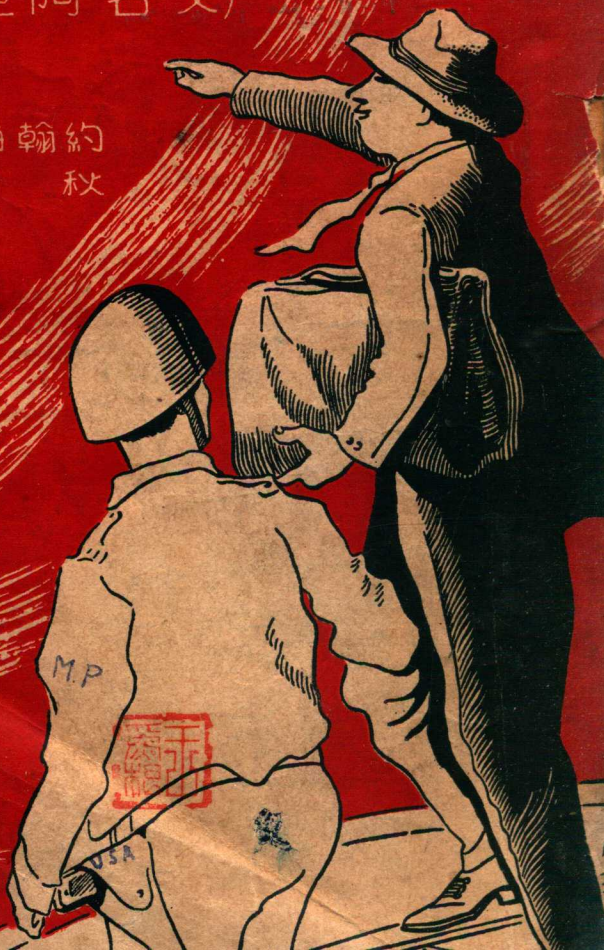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名著

好市長

(又名阿旦諾之鐘)

約翰海爾賽原
秋雁譯



327588

4
103
參考

約翰賽原著
秋雁譯

好市長

正氣書局印行

錄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初版

世界文學名著

好市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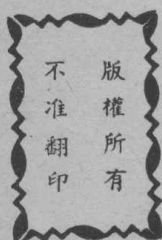
全一冊

每冊實價

原著者 約翰海爾賽

譯著者 秋雁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正氣書局

代售處：各省各大書局

序

本書爲美國名小說家約翰·海爾賽所著，于一九四四年出版，即被公推爲該年度最佳之小說。未幾又榮獲一九四四年普利哲獎金的小說獎。盛譽遠佈，紙貴洛陽，從此更是膾炙人口的了。

書中的主人公，爲喬布路少校，是同盟國佔領義大利時，被解放城市中的一個美國市長。他一點不搭架子，很能實心實力地爲地方上幹上一點事。在本書的原序中，它是這麼地說：『像喬布路少校這樣的人，我們很需要，請你們要把他認識清楚。我們未來的世界，都將託付于他。蓋邱吉爾的辯才無礙，羅斯福的普救羣生，大憲章，四自由，十四條款，以及羅列紙上，井井有條的什麼圖表，計畫，希望或條約，都不能作得任何的保證！唯有人，唯有在壓迫之下的人的行爲，唯有像喬布路少校一般的無數人們，方能作得保證呢！』也可說是着意渲染，推崇備至的了！

如今，我把本書之名，譯作『好市長』或者尙能扼住書中主要的意義吧？

民國三十五年秋譯者于上海

好市長目次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一六
第三章		二四
第四章		三〇
第五章		三七
第六章		四七
第七章		五五
第八章		五七
第九章		六〇
第十章		六三
第十一章		六六

第十二章		七一
第十三章		七三
第十四章		八三
第十五章		八五
第十六章		八九
第十七章		九二
第十八章		九六
第十九章		九九
第二十章		一一一

世界文
學名著

好市長

(原名阿旦諾之鐘)

約翰海爾賽原著
秋雁譯

第一章

第一章

不曾遭到敵軍如何的頑抗，美軍便把阿旦諾城攻打下了。

這時，在港外一個起運硫磺的小碼頭上，有一位少校，挾著一個公事皮篋，躍過了九四八八號的登陸艇，走上岸來。

『豹司！這是在我夢中所常到過的一個地方，今日竟得親履其地，真好同天涯游子，久客歸鄉了！』他對跟隨他一起上岸的軍曹說。

這是喬布路少校，新經同盟國佔領區軍政府之委派，榮任駐在阿旦諾城的最高行政長官。他的身材適中，有上他父母一般的皮膚，原來他們的原籍，本在義大利佛羅棱薩域的附近。短短的頭髮，圓圓的面孔，常帶一派笑容，眼光却是十分銳利，年紀約有三十的十五歲。

那豹司軍曹，却是一個憲兵，他所擔任的職務，乃在除暴安良，將來這阿旦諾全城治安，都要責付于他。

他們走入了白林諾街，一直向前跑，街上都靜悄悄地見不到一個人。原來，這些居民不是逃入深山中，便是躲向防空壕或地室中去了。靠著這街的兩邊，都是矮矮的二層

樓，但經這兵燹之後，不是這座屋子中了彈，便是那座屋子傾倒下，無數灰色的亂磚，四散在街心中。而且，不但這磚是灰色的，百葉窗也是灰色的，加以炸彈或炮彈片所揚起的灰烟，更覺灰色一片，黯淡無光。

他們所要去的所在，却是城中心的普鹿加刺沙方場，一會兒，便在那裏找到他們所尋找的屋子。

這座屋子巍然高峙，極具威嚴，不像義大利各城市中一般作爲法西斯本部的建築物，那般的徒具虛表，不禁風雨，他的年代已是很久係用巨石建築而成。二層樓外，有上一個陽台，很是古色斑駁，不知已有多少人在這上面發表過演說，它最先爲君主所使用，後來入于法西斯之掌握，現在又將效忠于民主，可說是閱盡滄桑的了，在它的前面，還用青銅給浮雕上「西達宮」幾個字，這更十足地現出它是具有如何的一種威嚴的。

在樓前的左角，還有上一個鐘塔，塔頂有一個形式奇特，掛鐘的金屬架子，却已很有年代，但這口鐘已是不知去向了。

少校走過方場，來到這座屋子黑色的大門前，也便是這市政廳的所在。他把公事皮篋放下，從衣袋中取出一枝粉筆來，在門上的鑲板上大書特書著：

『同盟國佔領區軍政府』

阿旦諾城

喬布路少校（美國人）』

寫畢以後，他方偕豹司走入大門，向一座大理石的樓梯上走了上去，一邊却又在張

望著。隨又經轉上一個彎，越過一道門，方到了一間辦公廳之前，少校乍一瞧到之下，不禁爲之愕然斂息。實在它太是富麗了，最大的一點，就是它非常之堂皇，長約七十呎，闊約三十呎，高高踞于其上的却是天花板，而地板全用大理石鋪成。又其次，外面的街上，儘管是在啼寒叫苦，而在這間大廳中，却是窮極奢華的，一些重烏木傢具，全屬義大利式，上面却雕刻得甚精緻，一半屬於人物，一半屬於花果，又把錦緞的窗簾掛起來，四壁也懸著絲質的裝飾品。

這大廳的入口，却在他的西南角上，在入口不遠的地方，擺了一張很大的桌子，一些地圖的和照片放置在桌上。就在這天早上，這間大廳曾給一個美軍團部作過指揮部，這些東西大概都是他們遺留下來的吧。

一會兒，却給他們在這間大廳裏，找到了一個義大利人，顯然的，他是老早就躲藏在那兒。祇見在不高大的個子上，穿上一身粗布的制服，領兒雖是扣上，却沒有繫上領帶。

他向他們行了一個法西斯式的敬禮，然後挾著很懇切的一種神氣，用那義大利語說道：

「歡迎美國人，羅斯福萬歲！今見你們到來，實屬歡喜之至！我憎恨那些法西斯的黨徒，已是很久了！」

『你是誰？』少校也以義大利語詢問。

『我叫西度，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反法西斯』。這矮小的人回答。

『你你幹什麼事的？』少校又問。

『我是市政廳的門房，就是阿旦諾本地地方的人。』

『哦！你是這兒的門房麼？』少校問。

『是！我每天上午八時工作到下午八時。』

『咳！』你倘然真是憎恨他們，爲什麼又替他們在工作？』

『我的憎恨他們，已不是今日開始，我的以反法西斯著名，引起他們很大的懷疑，也有上不少年了！』

『咳！門房！你要知道，我是愛聽實話的！倘然你存心要哄騙我，可就自討苦吃！如今你儘可不必說謊，倘如你是一個法西斯黨徒，就直認是一個法西斯黨徒好了！』少校說。

『唉！一個人不能不生活，不吃飯，我有上六個孩子啊。』西度方是如此說。

『照此說來，你是一個法西斯黨徒了！現在可學習著過著民主政治下的生活。好！你就當上一個我的門房吧。』

忽有一陣機關槍，夾上了步槍聲，從街外的遠處傳了來，駭得西度兀自蹲伏起來。

『你很是害怕麼？』豹司不免向他問。

『這裏先前打得很爲厲害麼？』少校也向他問。

西度乃爲他們敘述砲轟和空襲的情形，竟是抖戰得不能成聲。一會兒，他的神經似已較爲緩和了，又說：

『我們已有三天不曾吃到麵包了！一般重要官員都逃走得不知去向，祇剩下我一個，還在這市政廳作著留守。每條街上都有上很重的死屍臭氣，聽說尤其在聖安葛魯街的一帶。又爲了這幾天飛機只是在頭上打著轉，水車伕們都不敢去取水，因此又有些人生了病。照此情形，我們原已知道決不會打勝仗的！而且，還有我們的那口古鐘，也不知拿到那裏去了』。

『哦！你們的古鐘』？少校不期間上一句。

『講到我們的這口古鐘，已有上七百年的歷史，却給墨索里尼把它拿走了。這口鐘每隔十五分鐘打響一次，真是悠揚悅耳，墨索里尼却拿去作製造砲管及其他之用。當時全城百姓都憤激得什麼似的，齊去懇求市長的一位叔叔，請他出面斡旋，情願把教堂中其他的銅鐘改獻上去。誰知他却表示著，不願作這褻瀆教堂聖物的人，而拒絕了我們的請求。于是，我們的這口古鐘，到底是保不住了！這還是兩星期以前的事！唉！你們爲何不早些到來呢』？西度細述此事的原委。

『那口鐘在以前，掛在什麼地方』？少校又問。

『正在這裏』，西度指著頭頂上說：『當它打響之際，整個屋子都會給它震盪起來的』。

『怪不得我看見塔上有個鐘架』。這是少校對豹司說的話，當下他跑到桌子前，把一張很高的靠背椅子拉出來，坐下了，然後又在裝飾得頗精緻的一個足几上，把兩足伸放著。

豹司忽對他說：

『現在我必須去幹上一點事情了，第一，我須把那法西斯黨部找到，瞧瞧能否搜尋到一些紀錄。你能讓我帶這門房去找麼？』

『豹司，去吧』。少校當然許可。

同時，少校也想起他自己所應幹的工作，倒一點都不覺得疲倦了，即站起身來，跑到陽台上去望望，却瞧見有兩根旗竿在那兒。便忙又回到屋中，從公事皮篋中，取出一面美國，一面英國，兩面的國旗來。於是，重又來到陽台上，先把一面美國旗，在左邊的旗竿上升起，尚未升至竿頂，早見那方場上已有上五個義大利人。等得再在右邊的旗竿上升起英國旗時，人數已在二十左右。當把兩面國旗都升起，足足有四十個人站在下面了，齊聲高呼：『美國萬歲』。

他揮著手對他們致意，又回到辦公廳來，精神方面覺得十分愉快。

忽然間，聽得有篤，篤，的叩門聲。

『請進來』。他用義語說。

門啓處，有一個人從外邊走進來，那張面孔很熟，好像曾在那兒見過的。但一會兒就又恍然大悟了，並未見到過這個人，祇在美國那一派誨淫誨盜的電影上，曾見到過他們的一個臉型的。原來：這人的臉；正同銀幕上所映出那些義大利流氓幫手的臉差不多，這些人慣於站在他們頭腦的背後，而佔上點小便宜的。他是禿髮，軟嘴唇皮，外加臉上邊有一個疤。兩眼間滿帶鬼祟的意味，極意裝出願聽指揮的樣子。

『你把旗升起了，阿旦諾的戰事已告結束了吧？』他用美語來說。

『是的』。少校又問：『你是什麼人？』

『我從美國倭海阿州的克里夫萊城來到這裏，已有三年了，你能給我一種工作麼？』那人又說。

『你叫什麼名字？』少校問。

『我叫喬司比，克里夫萊人却喚我阿裘』。那人回答。

『那麼，你能幹什麼事？』少校又問。

『我什麼事都能好好的幹，我原是一個善良的美國人，我最憎恨著那些法西斯黨徒』。喬司比說。

『你既是一個善良的美國人，爲了什麼離開本國的？』少校釘著他。

『我是受了「驅逐出境」的處分的』。他倒實說了。

『爲了什麼？』

『爲了不會有得護照』。

少校聽他對於自家非法的行爲，並不諱飾，倒頗有嘉許之意，便道：『很好，我就僱用你作個翻譯員吧』。

『你的義語不是說得挺好麼？』

『我自己固能說義語，但還有其他很多的美國人是不會說義語的呢，也許還要你幫我幹一點其他的事情。再有一最要之點，這個城裏的人，誰是贊助美國人的，誰是反對

美國人的，你能普遍地知道麼？

『官長！我當竭智盡忠，聽候驅策』。

『很好！但你究竟叫什麼名字，剛纔不已是說過了？』

『喬司比，但你不如叫我阿裘吧』。

『不！這裏是義大利，我應該喚你喬司比。如今有二件事要請你注意：一，你必得忠心與我，否則，你就自討苦吃；二，我從不拿什麼好處給予任何人，對你當然不會有例外，你也知道麼？』

『這個我很知道，請官長不要放在心上』。

『現在我要問你，什麼東西是這城裏最需要的？』

『這不待說，自然是糧食了。有很多人已是三天不曾吃到東西，因為在這城裏，糧食最是缺少啊』。

『那麼，你可知道，這城裏共有幾個麵包師？』

正在此際，叩門之聲忽又起，却是一高一低的二種。

當喬司比忙去開門時，却從門外跌也似地跌進了二個人來。這二人都穿得整齊，並繫有領帶。其中一個年事已很高，另一個却是四十多歲的胖子。大家好像都不願給人搶在前面的，所以急急地搶著進門來。

『少校先生！老漢叫佳古巴屠，今年八十二歲。這城裏的硫磺業，幾乎給我佔有其大半，所以；照人家說來，差不多佳古巴屠就是硫磺，而硫磺也就是佳古巴屠了。少校

如能隨時予以指教，那是老漢最最高興的」。那年紀很高的一個先用英語來說，腔調極其穩重。

『我名叫克拉喜，我是爲了一封電報而來』。那胖子見佳古巴屠搶在前面說話，頗露著不耐煩的樣子，也用英語來說。

『兩位先生！如此說來，究竟要我効勞些什麼呢』？少校不免要問。

『我祇是有一點意見要貢獻』。仍是佳古巴屠先說。

『我是送一封電報來』。胖子也同時回答。

當少校還沒有再問得什麼話，佳古巴屠又依老賣老地搶著說：『你們美國人，如今來到這人地生疏的義大利，正可說得是不遠千里而來的了；倘有什麼人願貢獻意見，大概也很能予以採納的吧』？他說到這裏，不免向喬司比望了一眼，又繼續向下說去：『我現在要向少校忠告的，凡事須要謹慎，不可疎忽，須知在美國犯過法的罪犯，在這阿旦諾城也很多，甚至有被判坐過電椅的呢』。

喬司比一聽這話，立刻露著不自然的神氣，却早已給少校瞧到了，便說：『喬司比！我想同城裏一位牧師講話，你能去請他到來麼』？

『官長！你要請那位牧師』？喬司比問。

『少校！本城共有十三個教堂，每個教堂中都有二三位牧師』。倚老賣老的佳古巴屠又攙言了。

『那麼，那個教堂最好』？少校問。

『這沒有什麼好壞之分的，祇是聖安葛魯堂的般蘇維季奧神父最是受人崇敬，故而此堂最爲有名』。佳古巴屠說。

『如此，你就去請他來吧』。少校對喬司比說。

喬司比應了一聲『是』，立刻就走了出去。

『喬司比這人究是如何』？少校一見他已走出房門外，便向佳古巴屠這們問著。

『我祇想提及電椅這節事，什麼人是好是壞，却不願說得』。佳古巴屠一面鞠著躬，一面說。

『咳！你不是說有意見貢獻給我麼』？少校有點動怒了：『現在，我定要知道喬司比爲人如何？究竟可靠不可靠』？

『少校請放心，喬司比這人不足爲害的』！佳古巴屠又二次鞠著躬。

克拉喜一見此老竟是佔盡上風，更是不耐煩之至了。

『我有一封電報帶了來，要請官長替我拍出去』。他說。

『我們這裏並不是電報局，而且現在還在打著仗，比這拍電報更有意義的事情，正不知有多少樁在手頭，你難道不知道麼』？少校說。

『我是反法西斯的。我帶來的這電報，只有你方能替我拍出去』。克拉西很抱歉地說。然後又從衣袋裏，取出早經摺疊好，用針別住，以格子紙繕就的一封電報來，呈給少校。少校却祇隨手向著桌上一放，這很使克拉喜爲之失望。

少校此時又回顧著佳古巴屠說：『你既說是來貢獻意見的，現在請對我說，目下這

城裏最迫切需要的是什麼？」

『糧食！大批的糧食』！這肥胖的克拉喜，不甘示弱，這一次却搶著先說了。

我以為是一口鐘，却比什麼都要來得需要。誰知此老却是這般說。

『哈！一口鐘，這真是愚人之見了！當然，糧食要比什麼都來得要緊』。克拉喜不免反唇相譏。

『必須把我們那口鐘取回來，你方時常有東西可吃』，佳克巴屠仍是堅持己見。

『人在饑餓之際，耳管內已是大鳴而特鳴了，還需要什么鐘』！這肥人又反駁一句。

『當那不勒斯王魯拔杜侵犯本城時，幸賴這口鐘警告城人，終於把他們擊退了』。佳克巴屠又取證於歷史：『這一次戰事，爲了沒有這口鐘，不曾聽得告警的鐘聲；不然，我們早已手攜鮮花，排列道左，恭迎你們美軍的到臨呢』。

『就是沒有這告警的鐘聲，我和我的妻子馬格列，同七個孩子，早到海灘去歡迎美軍了。當時我們具著滿腔熱忱，並不因槍彈橫飛而稍爲減退。你知道這些孩子們究竟叫喊的是些什麼口號？他們並不是叫著：「我們聽不到這鐘聲了」，而是叫著：「給我們東西吃」！因爲他們實在飢餓得可憐了，同時還想吃點糖果。我自己却還不會餓著肚子，所以祇是高聲是討著紙烟，至於什麼鐘聲，當然是不會提到的』。克拉喜說。

就在這個當兒，豹司和那門房却都回來了。

『少校！事情真好得緊！我已找得了全部的紀錄，這可以告訴我們任何一件事。那